

夢想成大

如果成大也有真人圖書館？

撰文／廖于萱

前幾年媒體曾風風火火報導過，源於丹麥哥本哈根一個名為「Stop the Violence」的非政府組織，在Roskilde Festival所初次推行的「真人圖書館（Human Library）」運動^{註1}，我一直夢想哪天成大也能有這樣的圖書館。

真人圖書館把人當成書，只借人，不借書。館藏以背負著偏見的身份作分類，從移民、難民、警察到穆斯林，讓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人有機會認識彼此，檢視偏見從何而來，又存在於何處。真人書（活書）借閱方式同一般圖書館，需要申請圖書證，訂有借閱細則，可以單人也可以家庭或三兩好友一同共讀，除了需在說定的時間內歸還書籍（例如一小時），閱讀地點也僅限館內。「真人圖書館」還會透過借閱率選出當月「暢銷書」，並節錄書籍大綱供讀者參考。

「借人」，其實主要想閱讀的就是「差異」，是一個從不瞭解到瞭解的過程。真人圖書館的五位創始者提到其創辦理念：「我們活在一個需要對話的時代，隨著理解帶來的是寬容。暴力與攻擊源於人們彼此的不了解，真人圖書館讓

原本不可能見面的人進行對話，並打破一般人對某些特定人士的刻板印象或偏見。」

如果，成大也有一個真人圖書館，那會是什麼樣子？

中文系學生可以「借閱」成大醫院的住院醫師，可以「借閱」行政人員、校友以及工友，工友則可以借閱隱藏在校內的詩人；教授也可以借閱啦啦隊隊員，甚至是借閱學生家長。以學校的行政資源與力量，是不是可以讓某些性質特殊的活書，變得更容易借閱？如果結合通識課程，以自願成為一本活書做倫理前提，是否有一天，也將能借閱癌症末期病患、獄卒、核電廠員工、教育部長、五星上將，抑或是洪仲丘的姐姐？

書源確實不必侷限在校內。若將校外甚至整個臺南市都圈入腹地，與獨立書店或咖啡館合作，在各式各樣的出借地點裡有社會優勢者也有社會弱勢者，更能讓館藏趨於完整。譬如去借閱一位八十多歲仍在東菜市賣菜的老奶奶，借閱下水道工程的工人，拓展關於「閱讀」的可能性，是不是也多少能促進人權與尊重多元文化的能力？

把活書的種類推得更遠一些，如果將「深省遺產」^{註2}般的「深省活書」也納入館藏呢？「深省」一詞強調的無非是拒絕挑起對立與傷痛，而在反省和再詮釋中將「負面」轉化為正向力量。若館藏中擁有中石化安順廠汙染事件的管理階層，二仁溪汙染的製造者，甚至白色恐怖的執行者，這些書閱讀以後又將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？

對學校和學生來說，與社會互動的方式肯定不只「產學合作」一條路而已。優先於安居樂業的，應包含一種安身立命的價值，培養對他人的同理心，不放縱偏見去製造出任何形式的暴力。課堂上的知識理論，因其結構純粹精緻，雖非必然但也容易使人忽略何謂「生命中的兩難」，簡化了經驗裡常在的複雜和啟發。知識與經驗總是互文生義，假如一個想專攻刑法的法律系學生，能夠借閱公設律師、死刑犯、冤獄者與廢死支持者，是否就能對自己耗費數年所讀的東西，有更深刻的警省覺知？像每一個醫學系學生都必須「借閱」大體一樣，去面對死亡才能積累出來拯救生命的技術之矛盾。

「真人圖書館」現已擴及全球三十多國，高雄市政府在2011年也曾以「真人圖書館」為名舉辦過，但性質上較偏向長者們的才藝傳承，而非丹麥原初與偏見對話的目的。雖然校園圍牆內的「office hour」、「導聚」，也具有對話功能，可惜

立場和價值體系的差異性卻不那麼充足。活書的選書有一定難度，但為了避免借閱過程對書籍造成傷害，讀者的基礎閱讀能力也仍是一個需要顧慮的方向。

夢想並非總要一無所懼才叫有勇氣，懷著惴惴不安的企盼堅持邁開貫徹，也是路途的選項之一。譬如，可以先從尋找成大校內活書開始？譬如，第一次的真人圖書館，你／妳希望有什麼樣的書可以讀？

註1：Human Library網站：<http://humanlibrary.org/index.html>

註2：「深省遺產」一詞由林秀叡（布蘭登堡工業大學世界遺產研究所）提出，用以更適切地定義「負面遺產」所指涉的內涵與回應方式，在此借用並引申其意於「人」。『學界曾以幾種內涵稍有差異的字詞來指涉負面遺產，包括「難以面對的遺產（Difficult Heritage）」、「傷痛地景（Traumascape）」、負面遺產（Negative Heritage）一常見四類主題：屠殺、戰爭、監獄、隔離（Logan, W. & Reeves, K., 2009）等。總和以上，林秀叡認為「負面遺產」是一個很難精準翻譯的詞彙，中文字面的簡化表達，可能造成誤解，或甚至引起質問：如果是負面資產，為什麼要保存？』（引文來源：<http://e-info.org.tw/node/94899>）